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二

明 田汝成 撰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間凡有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畧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賂豪奪庇好

動揺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門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磨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為朋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横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餽

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
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
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師相明日元老
今日周公明日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
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晩乎葢大全之治三
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鑒大全
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廊竟摭其平日之贓決
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人

者
宋時臨安太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
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
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
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
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
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
閧肆駡時趙京尹與𥶡委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

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遊士于是乃息

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收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宗祖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益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

炳炳寢奎躔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
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
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為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
三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
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
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
盟毋見義以不為宜行已而有恥苟為溫飽可勝周
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

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毁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鄭雖幸矣恨未殄朱雲又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諱依然茅葦縱橫斜龍鍾老栢休槎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

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紹秦德邪淳祐浸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夬脚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花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収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遊士欲渡淮投北敵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衆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巳未吳丞相潛

再登於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炣以
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
於是漸復雲集矣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
亮也其時齋舍質素器止陶瓦棟宇無飾國有大事
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能攻
公是公非偉節相望自嘉定以後習尚華靡亭榭簾
幕朱碧熀煌妓飲酣沈黄白錯落權門要路陽爲矯

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徤吻劇古雌黄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饗景靈宫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宫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盔譏其幞頭襴服歲糜廩禄不得出身年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者者山東來目雙瞽善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旁

人以建太學語之者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鬱攸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爲陳自强之奉遂謂鼓壞請更鞔之未幾自强正拜遂以爲更鞔堂鼓而自强破揆席之荒也名其鞔鼓之所曰鞔鼓橋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强盡削在身官職竄死嶺表詔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也登槐之亭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絲代之謂之叨冒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

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廡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㼜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寱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黯若有迹油漬其上葢御史涖書以夜倉猝覆燈故耳宛陵吳勝之

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宫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返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于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廙始悟所夢二事絶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為餽惡之葢杭人以茄為落蘇而應試者以落蘇為下第

也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為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泊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强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

寤明晨入寺詣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顧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巳爲中等第一人巳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牓他日閲市聞呼于後曰奉賀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牓内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誚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

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沈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黄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䏶兆已先于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真德秀㑹試於行都祈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大

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别頭愈增怏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殫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𩔖字可押遂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圍𩔖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緑衫尚未能得着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選攀附史彌遠官

至極品竟賜玉馬遂成吉讖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夔為考官
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
中曉起便覺目視𥆨𥆨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
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鬨經排試官房
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
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
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

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為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僨舂以食父之友其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牕前

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羣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為犬所吠驚覺開戸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逐犬深甫下主人奇之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讀兎園耳得妻後始學作程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草履赴省宿於逆旅明發不䫋面而遁至曹娥渡渡子必得若干乃載深甫子之錢少渡子不肯曰不怕汝作轉運㸃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

飲以酒深甫許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為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嵊縣主簿修廟焉後為浙漕至曹娥名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曰吾豈果黥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舍

出錢唐門脱緑袍挂門上泛舟而去時三學同舍皆
送别權有詩云入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
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待若為
歡不如歸去卧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
地寛緑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
逋與摶聖世待之俱寛閒何物种放大厚顔山鬼移
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闗山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
釃酒酹雲壇便向錢唐門挂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搴

龍袞衣有頭須叩九揩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顧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寳石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死者十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閾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枉殺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樞使葉道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拆卷當爲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頗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拆俟塡牓畢却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却非蘇而待補

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爲省元者時太學諸齋無經德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太學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華故從新定勝前

三寶珠者邑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

名雖湛湎酒色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干人易其意欲杜絶請託也

元至正庚寅浙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喧哄考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鼻上先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

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相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

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未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歲一行到今不改也嘗得徐一夔鄉試錄序云皇上既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為稍稽滯而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省歲貢四十

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欲斥浮華以収寔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趨于古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以經則其言務奥雅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以禮樂則其言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以時務則其言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

時之宜不然王卮無當亦奚益于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鋟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貽國家興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其送趙生序云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榜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人則錢唐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于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

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
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
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曁國朝以行省選貢
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為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熈至
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
隷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
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隷焉其額增至
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

者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益比年所貢士也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為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為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為最吾試校數宋以進

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爲于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郎簡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遘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媲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

材之盛軼元而追宋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貫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七年花綸二十三年王羽二十六年施誼二十九年姚震天順三年沈繼先嘉靖十年張瀌會元一人正德三年邵鋭錢塘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成化十七年李旻狀元二人成化二十一年李旻嘉靖十七年茅瓚仁和縣尚

書二人江瀾由進士任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錢塘縣尚書五人胡禎由人才任刑部尚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尚書柴車由舉人任兵部尚書徐琦由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謚貞襄洪鍾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謚襄惠其原籍錢塘者三人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謚文僖吏部尚書倪岳謚文毅兵部尚書苗衷謚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仕終學官王羽字儀之
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官太常少卿乞歸改餘
杭學教諭姚震字起東歷御史按察副使剛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瑶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云
筆底春風轉轉生瑶對曰絃間曉溜嘈嘈瀉又云輕
揺紈扇清風透入入懷瑶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
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瑶詩一聯云白藕作
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諸生皆袖手

後以歲貢赴京除敘州邑簿竟以詿誤謫死嶺南
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
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鞁上
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勸留
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
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子陽明達
史學嘗云莽操溫卓者皆簒弒賊也綱目於魏書太
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爲莽者何實錄也何以

為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貌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情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忤當道謫為掾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蘇州司倉能詩善書蘇守楊貢甚愛之復以不阿强與為守累罷官嘗有詠釘靴詩為人膾炙其頸聯云行過落花

香嚙齒步回芳草軟埋頭又有輓大平侯張軏詩云

大將星沈隆柳營貔貅百萬盡吞聲總戎不見旗常

影扈蹕無聞鎧甲鳴麒閣畫圖遺貌像龍章金劵著

功名昔年翠幕勞青顧哀訃驚聞淚滿纓至成化中

卒於家

洪武中仁和郁魯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

城市竟以松石詩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元宵

詩一聯云三市花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為誰圓魯珍

和云夜燈閒論誰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爲衆推許

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

正統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椽

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牆上崇廣尋堵其年靖之領

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禱於京城隍廟夢登

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

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場中出題果織皮

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青者席舍

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顯而隱如此

張靖之爲禮部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榹上晶熒流落凡三四

見舉家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為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説悟所服下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也況歸時被酒體氣蒸鬱或以致火嘉靖十年寧波陳約之與予同為祠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為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融結暴得舒解而迸落歟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

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南宮白尚書委
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冢宰有葭莩之戚文衡
絶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
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
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年陞廣西叅議
歿于水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馬
有隣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

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副懸置座側為之賛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

明 田汝成 撰

委巷叢談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叙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蓄翳舊觀復還作詩云西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

眼界已通無碍物眉中陡覺有眞空試尋檐響驚時
變却聽猿啼與舊同萬事須更成壞裏我來閱世一
初冬天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褒頌而毛君以為
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
嶺林木茂密間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
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飛駐蹕日益繁艷
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為詩云一色樓臺三十

里不知何處覔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蘇子瞻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艶如半璧遊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没時蒼龍已没牛斗横東方芒角升長庚漁人收筒

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叟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光豈即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閲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

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灊面生塵
土却與袁樵趂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
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
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
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
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
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

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為率大約每十家吃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徵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劵王像則在台

州長房

兠羅緜者琉球日本諸國所貢也今杭州織造局工作亦倣為之外方罕覯高季迪謝友人惠兠羅被歌蠻工細擘氷蠶繭織得長衾謝縫剪蒙茸柳絮不愁吹鋪壓高床夜香軟朔風入闗凋白榆塞寒此物時當須明燈熾炭夕宴罷簾寢宜共紅氍毹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遠情重似鴛鴦合歡綺詩人鶴骨欺霜稜曾直禁署眠青綾自從身

退得閒卧只愛擁紙同山僧今朝得此何奇絶展覆
不憂兒踏裂便思清夢伴梅花静掩寒牕聽風雪越
羅蜀錦安可常洞房美女漫薰香誰知一幅春雲暖
即是温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
伯達遂同道士王盤隱遊寳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
環皆秀石絶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絶互相
附麗有如玉色者取以為環珥之類中有石拱沓而

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此即所謂閱古泉也碑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鑒元書鎸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鎸佛像及大字心經甚竒古不知何時為火所爇佛多殘缺又一洞甚竒山頂一大石墜下傍有一石承之如飳飣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小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為陵

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址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潮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償不果往且聞近日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以示好事尋游者觀此篇所序閱古泉諸勝與今不同而石壁鐫書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辯韓侂胄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以

私憾趙師睪而造謗為之又謂侂胄南園下有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淩風閣下今之慶樂園即南園也視其沈香山乃枯枿耳遂賦詩云舊事凄涼尚可尋斷碑閒卧草深深淩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閫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為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

係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為之大喜

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中有白玉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翫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皆希世之寳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葢宣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鸝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内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鐫刻金書曰南極呈祥其一有北斗七星隱起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卧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于山峯之頂有白石筆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

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劒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劒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劒鋒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獨有所謂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知何等神

杭人無不祀之感世甚矣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刋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僊林寺中饑民殍死不爲㝗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乏爲事乃請好善

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寘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葢懲湖州事也

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
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窻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
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䰟不到
花深呼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寒雲老桂
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
傷今更闕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花石之盛莫盛
于唐之李賛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岳
崇麗過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圃如此者不可屈

指數也余為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峰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為有力者移去

鎖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為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苕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沈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朶峰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漫説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僊洞府為一時所稱

俞珩鳴玉者弘治初以軍餘為浙江鎮守內官張慶掾

史珩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有虎災命
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頌陳珩賦一詩云虎
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爲宦寺親幸用事
勢張甚珩爲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爲此言及慶死
外臺治珩罪謫嶺南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見有
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爲憂其家素事梓潼神夜

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覺莫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即以前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昨有蜀人對者朕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中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雄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矣不若歸蜀赴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嘆曰恬退乃

爾尤可嘉可予憲節使其後神恃功為祟家遂索馬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攫猪頭肉巻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為左史時有太守姓息朝辭閤門吏曰官人何謂詑姓守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非詑也温叔聞其語守對罷温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詑也温叔即曰春秋有息

嫣漢有息夫躬非詑也上喜曰卿該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

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為

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

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為軍司户將妻赴官常不滿于

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户强之至馬門觀

月推墜水中徐呼梢人此地荒迥非泊舟處移泊十

里外有許某者為淮西漕泊舟司户棄妻處見岸上

有婦人哭者乃户妻也說墜水時若有物托吾足者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汝為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笄不欲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家衆以司户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為司户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户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頸户驚惶無

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户曰吾壻常恨岳翁卑賤今我備員如何户俛首不能荅許待户如真壻也女亦盡孝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剏禁苑為行在所適造一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闤闠鋪席借樓屋腰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陪還府司從之殿瓦咄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

紅桌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肆茶坊取桌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為可謂吏役之法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

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灌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徵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

之予則以為幼安之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
流者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謂錢
唐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
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
建業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宰臣
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
見

臨安城中有七寳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

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震周綱皆居其上人呼

為五臺山

葛天民字無懷初為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

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名如夢一曰

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闖戶將大

璫張知省之命即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

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乃似

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

天民大恚步歸悔為皁衣紿辱抵家見庭户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于前盎比瑠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寧須弃幽期不待觴還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

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表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時楊徳温居崇新門外挿枯竹以引薜荔月餘枯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岐扶疎可愛未幾其妹死元時白廷玉家竹亦兩岐其年廷玉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十四

年六月雷擊徐氏圃中棗樹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餘字滮漫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可臆測者也

杭州湯鎮一尭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必敺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是我之誤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尋母于中途藏刀

石下至妹家以温言誘母還至石邊忽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没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一家有猳豕産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也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

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鬬于淛江水溢壞民廬舍

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血者三最後流入河腥不可聞

建炎己酉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

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曰地動

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子
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
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二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隨
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濺
至屋梁汙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家産子生而能言暴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魚鯽首鯉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壊民廬西湖溢瀕湖民舍皆圮

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輒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産白毛長四五寸瑩若銀縷焚之臭

類羊毛占爲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黒氣亘天雷電而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爲娑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是年九月十一日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鵞伏九雛内一雛三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

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百人城牆崩摧街市乘舟而行是歲大歉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清湖橋馬醫胡氏家有異物起馬廄中開片瓦騰空而上火光燭天榱桷無損其家不知也隣家見而報之覔馬廄中有坎廣尺許深二丈餘泉水清瑩蓋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

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為北寇所執而讖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謠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為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絶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粧競尚假玉因以假為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

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户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中擣衣石上其狀類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寨一將官子弟因降紫姑僊忽武穆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僉押則宛然平昔真蹟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三十秋功名過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許空有遊魂遍九州秦丞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為僊韶院第一宮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為恨既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取之蓄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

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闞禮揣知上不樂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宮陳想念成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輒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為永寧崇福寺云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四

明 田汝成 撰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葢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皇明夏

與誠偕全息耘湖上暮歸賦詩亦以緩緩歸為結其詩云滚滚楊花雨岸飛杖藜殊勝玉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頭如雪猶説當年緩緩歸息耘葢宋時全后之裔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為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没
了期没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
云没了期没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葢以
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
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
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

筶數已則以次唱而筶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筶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為可取耳

西湖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訾之子瞻時既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算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

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踰日迺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温甫時則又别矣先申廵臺藩臬俟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除額税未明迺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湖時豈不廢墳墓毁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即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

法繩之乃溫甫興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隕其名嗣令

誰復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藩臬

長官非奉巡臺一錢不敢擅發況郡守者而敢云倡

議開湖也世變之趨亦可嘆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

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於無

窮邇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水

專菱芡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塍埂者寧念前人作者

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笆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遐躅南渡已後英俊叢集昕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禒殆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

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遥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為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汨没薄書修職救過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緇黄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即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葢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拆宋嘉熈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

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

瀲灧晴偏好邏者廉捕之遁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曽有此異張仲

舉賦詩云西湖雪厚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

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

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

慶元初京尹趙師𦋺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

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

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龜咸若商歴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譃之云高丈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㢘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誤筆往往有之而譃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湖中物産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攬草之艇㩞㩞烟水間夜火徹旦濵湖多植蓮藕菱芡茨之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葢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輭肉鬆不數鮒鯿獨無鱖魚葢地氣絶産者正徳中有魚黄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宜雨飛至洋壩頭而墜舊時湖中産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水痕穐落蟹螯肥今湖蟹絶無葢宋時禁採捕傍多葑田今直澄波徹

底旦旦而攪之亦難乎其生育矣其螺蚌鰕鼉之屬

生生尤夥網籍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

吃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籍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

不減也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與護安村同匾眼者

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艶而結

蓮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脆涼紅蓮不及白蓮香

者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緣結實如

飴兩角爲芰四角爲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

烏菱白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沉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有不若改為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雞壅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軟而粒大芡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芡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茂矣湖中蘊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絶土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

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
語及倅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物投餌出之不
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為難進易退不妄喁
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
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胦盡消頭
㧗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澱鯉食螺
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
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

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蕪以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久久不艶殆神物也宣德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鄰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程史乃言以紅蟲飼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説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黄者黒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下越數月移植白猿峰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為月桂亭又張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遶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黄白相

閒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嘗銜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拾得桂子北土獨無者非月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

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遷鷲峰子落鷲前夜蟾窟枝空記昔

年破祴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鬭清妍顧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桂漿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子年拾遺記云䰟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乃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山山家清供有廣寒糕韓公望易牙遺意有桂僊湯近日杭人造天香丸可以緘送寄遠吟邊酒所咀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黄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之畫爲扇面仍御製詩以賜從臣云纔入幽岩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花因叙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蹋隨遊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

小飲便成狂薛劉二容相次埋新隴沈謝二妓雙飛出故
鄉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則自唐時已
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絶亦皆
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
盈盈解佩臨烟浦脈脈當壚賣酒家又云湖面初驚
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黄
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風月半横斜
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

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氷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緑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緑萼梅色黄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黄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絶高子勉詩云少鎔蠟淚裝應似多爇龍涎臭不如只

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林和靖疎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顧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黄魯直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賞彼也苕溪漁隱又云王直方愛林和靖梅詩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爲伯仲前句

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蟹耳善乎馬鶴窓浩瀾有言林和靖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髙侍郎季迪雪滿山中髙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庶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芳已枯半樹風烟古纔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春冷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僊人服

藥方又云纔有梅花便自清孤山雨句一條冰聞渠

紫陌花間容得似清溪樹下僧雅淡久無蘭作伴孤

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在瑤臺第幾層

石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樂天天竺寺詩有

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僧詩

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開行

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

女化身武肅王名鏐諱石榴爲金櫻目茄子爲落蘇

今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横斜閲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箧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黄紫二種有紫辦而緣金者蘇子瞻有次曹子

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鶗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

錦熏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薔者是也白樂

天有靈隠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爲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爲湖山故實賔山劉邦彦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雨弄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睍睆不停聲葢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存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朶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鬬結

同心小七慈參差美春曉盡是東風兒女寃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窓虛度可憐宵八姨秦虢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僊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鸑鷟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迨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擣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瞿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招得僊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晩風籬落燕歸時金盆夜

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工揮綵筆寫成

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爲鳳僊別名其實夾竹

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甲詩云金盆和露搗

僊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

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

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宫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嫵媚動人杜子美詩

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繡羅衣者是也杭人多植

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檀蘭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摇疎蘂欲無春階前紅藥推辭客籬下黄花重古人今日合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帝有酒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闌穠色易為花深枝冉冉粧谿翠碎片英英翦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涉冬不枯

杭人多植瓮盎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不惡
瀟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老
蜂蝶為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艷馥郁宋時宫院多採之雜腦麝以
為香囊芬氤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
者名繰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
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

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薦寢廟註云即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為二種葢以形味有異而别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櫻桃詩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别有情

山茶馬膝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為數色者有早開而晚

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

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榦數

花而香不足者為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

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移植膩

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

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

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

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為水僊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祜題

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揷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

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朶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

淳熈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為三十六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黄為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紋純白茸絲鵞黄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為上黄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

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
䰐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叙云院有洛花花時不
暇往故有䰐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墓嶺十八澗臯亭山者
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
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
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
西涼葡萄予以為未若吳越楊梅也何正平詩云五

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

遊諸寺一日飲釅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葢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旁邑皆産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彦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

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啜悟諸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璘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篝鶴邊小試兔絲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陽羨產神清疑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禪問趙州

蘭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自着名

玉草最貴黑者名茅草赤子名竹菰皆下品也蘇子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黄耳蕈詩云老楮忽生黄耳蕈故人兼致白芽薑别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為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玉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葢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雨犬爭舐之一時狂

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厨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葢萬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脚者名為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秖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煑殺許多行脚僧

椶櫚樹以絲自裹剥之可為雨衣及綑束之用有子生膚毛中葢花之方孕者名為椶筍蜜煑酢浸可致千

里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椶筍饋仲殊詩云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鶵黄子魚子夜叉割癭欲分甘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時

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越中來也聞之漁人曰西湖第三橋近出蓴不下湘湖者

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疥皮者最佳名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絶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翼蠏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蠏時有農夫田彦升者家於半道江性至孝其母

嗜蠏彦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畿甸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韌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饞饕至此周時蟈氏焚牡蘜以殺蛙黽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年

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為佳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食蠏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録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蠏無通判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傳于異不同葢聞見得於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

一蟹不如一蟹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亘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筩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圉圉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瞿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笋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

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咏猫絶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緑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狰獰勢不管黄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囓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不若

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員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鴽真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究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四